

漫談廣州出土文物

凡 馬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005833

914

3

漫談廣州出土文物

凡 馬 著

廣州文化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廣州

內 容 簡 介

這本書，是根据广州市解放以来发现的出土文物写成的文物小品文集，通过对各种出土文物的考证，从侧面介绍了我国古代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概貌，以及我们祖先的勤劳和智慧。全書包括十三篇短文，附有出土文物插图二十余幅。

漫談广州出土文物

凡 馬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永泰北路230号)

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穗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 印張：1 1/4 • 字數：25,7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 价：一角二分

26-32914

5833

26

5

目 录

广州历史的曙光.....	1
漫谈广州出土的古砖瓦.....	4
广州古代的民房与豪门府第.....	7
“土到三和坚似石”.....	12
二千年前粤海的花尾渡和货艇.....	14
汉代的歌姿舞影.....	16
古尺小记.....	18
谈古镜.....	21
古老而精美的工艺奇葩——漆器.....	25
古代的化粧品.....	30
“举案齐眉”.....	32
广州出土的古印.....	34
岭南佳果的远祖.....	37

广州历史的曙光

广州的文化历史，就有文字記載的来算，比較可靠的，只能从秦汉时代說起。但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广州从远古以来就具有适于人类生活和經濟、文化发展的优越条件。因此秦汉以前的广州，和祖国其他的地区一样，应该有原始社会活动的历史和文化遺迹存在。一九五六年在广州市郊发现的“飞鵝嶺”文化遺址和同时出土的大批磨制石器（原始社会所用的生产工具）和陶片等，就是我們目前所得到的关于广州历史发展最早期的資料，它給我們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广州历史的曙光。

“飞鵝嶺”遺址在广州东郊，遺址一帶有不少較高的台地，高出地面約七十公尺左右，倚山临水，可以捕魚打猎，农耕樵采；古代人类聚居生活的地理条件，看来已是相当具备。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們的田野考古工作者，曾以惊奇的眼光发现了我們祖先留下来的生活史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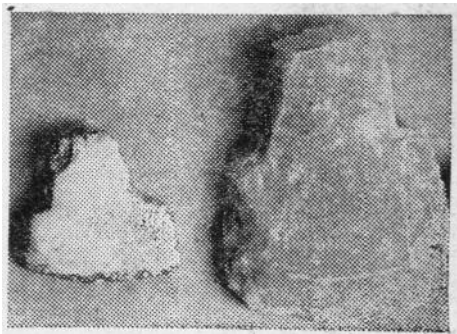


图 1

在那兒发现的

石器，有石礮、石斧（见附图 1）、石凿（见附图 2）、石鏃（箭头）等原始时代人类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其中以石斧为最多，大的有几寸长，小的不到一寸。在这些生产工具中，有一部分磨得很精细，表面光滑，器形齐整，规矩分明（考古家称这种经过精工磨琢的石器为新石器）；刃部有单面的和双面的，都很锋利，要是拿它来割东西，还可以代替刀子使用哩。有趣的是石器中有些是利用零碎废料磨制成的小石片，其锋利有如刀片一样。有一个石箭头，原来的尖锋已断，后来再经改磨，改成宽刃使用。它使我们推想那时所用的石料得来不易，也许要从较远的地方找来，故零碎小块，也要尽量利用。

除了发现石器的生产工具之外，还发现有大批砂岩质的礪石，是用来磨制石器的。另外还发现有玉环、石环和大量的陶器，其中不少是属细泥硬陶系的，陶土都经过较细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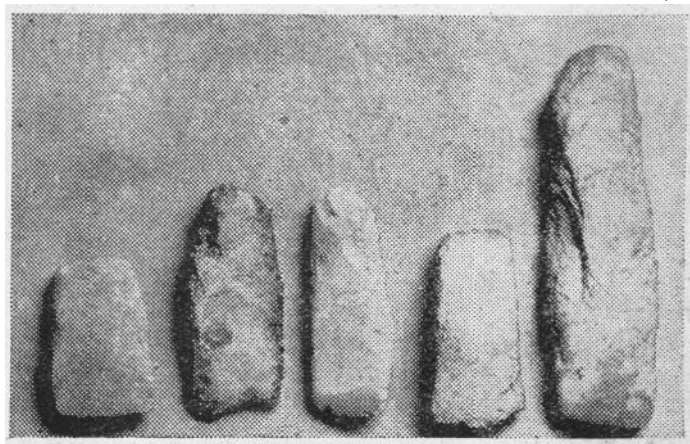


图 2

洗煉；燒制的火候很高，用手扣擊就發出清脆的聲音，是南方新石器時代的典型產物。陶片的飾紋多式多樣，最特色的要算是夔紋（見附圖3）、雷紋和蝴蝶紋（除廣東外，全國的



圖3

新石器文化遺址至今還未發現過這種紋飾的陶器）。夔紋和雷紋的作風和商周青銅器相同，有的方格紋則和廣州西漢墓出土的陶器紋樣相類，器形也多近似。就上述情況來看，考古工作者認為它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下限可能在西漢前一些時期。夔紋和雷紋既同是仿商周青銅器的花紋，所以它的上限也不會早過商周時期。

夔紋和雷紋的作風是成熟而渾厚的；用針刺成的蝴蝶紋更是細緻，連帶那挂上黃褐釉的陶片和裝飾用的玉環與石環來看，使我們聯想遠古生活在這個遺址上的先民，顯然已經不是停留在茹毛飲血那樣低下的原始生活水平，而是已經有着比較豐富的物質文化與愛美的要求了。因此，這些古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廣州地區的古文化提供了極其可貴的資料。

漫談廣州出土的古磚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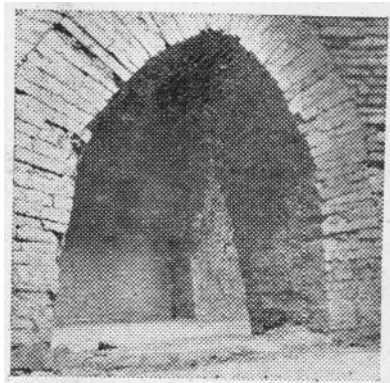


圖 4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古代文物豐富燦爛，即使是一磚一瓦，也記錄了祖國源遠流長的文化痕迹；閃爍着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光輝。

古代的磚瓦，過去發現較少，聽說以前有個藏家，得了幾塊晉磚，就高興得把它的書齋命名為“晉磚吟室”。

解放後，廣州地下古代文物被大量發現。單是古磚來說，在基建工地就清理了幾百座古代磚墓（漢、晉最多），發現了大批古磚。拿素磚來說，除常用的平磚外，還有刀磚、斧磚、梯形磚、子母磚等幾種。這幾種形式不同的磚，專用於結砌券拱及穹窿（圓拱形）的建築結構。這幾種磚的設計，都很合乎力學要求；結砌成坟墓的拱門或圓頂穹窿，十分牢靠，可以負擔四方八面的泥土壓力。我們知道，聞名世界的我國安濟橋（在河北省），是世界唯一古老的大券橋，成於一千三百年前（隋代）的工匠李春之手。橋長三七點四七公尺，當中不用一個橋墩，卻能牢固地象天虹一樣

橫跨汶河兩岸。它就是用子母榫的力學原理，把一塊塊大石接連起來的。這樣大胆地、精確地使用子母榫於這樣大的建築上，至今還令工程師們嘆服。前些時，不少人到新會去參觀，對建築“勞動大學”所採用的券拱結構，大家仍然認為是大胆的；而且對節省建築原料有極重要的意義。這種有高度科學根據的結構法，從廣州出土的子母榫磚來看，也是在比隋代更早的漢代就已為我國勞動人民所掌握和應用了。

同時，還發現有大批印有圖案花紋的古磚，花紋多種多樣，內容雖不及四川等地畫象磚那樣豐富（各省出土畫象磚，有車馬、騎吹、收獲、騎吏、建築、舞樂、采鹽、射獵、杂技等題材），但朴素美觀，適當應用在建築裝飾上面，可以增加建築物的美觀。在河南客村發現的一座晉墓，就是全部用幾何紋磚和文字磚來建築的。因此，這些有濃厚裝飾風味的花紋磚，至今還值得美術裝飾研究者參考。

此外，還有不少值得我們注意的“字磚”。這種“字磚”，有印上紀年的——如漢代建初五年（公元八〇年）、永元九年（公元九十七年）等；有的在年月下印有墓主或建造人的姓名；有的印上窯址、窯名，如“永元九年甘溪灶造”（廣州市郊現仍有“甘溪”這個地名）。是有助於研究營造工業的參考資料。還有一類是印上吉祥語的，如“子孫千億，皆壽萬年”；



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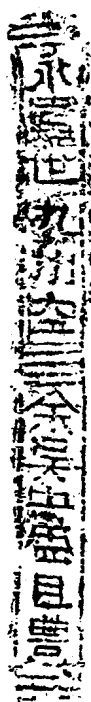


圖6

有反映商人意識的吉祥語，如“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还有广州所特有的晋代“字砖”，印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这是反映当时当地历史狀況的“字砖”。永嘉之乱时，广州仍能保持安定的小康局面，經濟上有一定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字砖，正好从側面反映了当时广州社会的概貌。

还有值得一談的是广州拆城时发现的北宋城砖，这个砖印有下列文字：“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秤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远难步行，水深泥滑阻工程，传語諸公除减少，莫教思苦众軍人。”这个字砖，也是一件很好的历史文献。宋代“厢兵分鎮諸州，修城壘等役皆得募遣”。这是劳动人民对封建統治者的抗議書。

广州解放后出土文物丰富，但瓦則甚少，只在汉墓中发现过印有篆体“万岁”瓦当。解放前，东山建筑楼房，在寺貝底发现不少残瓦。經過并合，横可汉虑儗尺一尺八寸，縱一尺二寸半，厚一公分，亦有六、七公分的。瓦筒長不可知，闊則約当汉尺一尺，即二十三公分。瓦文有：右、九、污、夢、屏、衣、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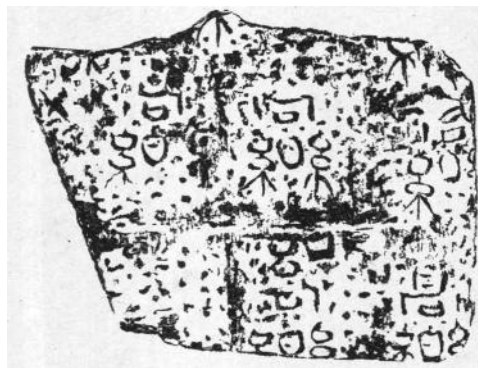


图 7

姚等單字；連文則有：左官、右官、億典、右鈕、右軍、右夢、右宜、右衣、右秦、左三、左官卒最、左官徒犁、左官徒实、高綿(見附图 7)等。上面所述單字，較难考释；連名則是官工名或地名。秦汉器物，往往如是。

广州古代的民房与豪門府第

中国优秀的建筑艺术传统，从文献和已经发现的遗址来说，可以远溯至三、四千年前的殷周时代。殷宫的遗址，周殿的残基，近来继续有发现；此后秦有“复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汉有“千门万户”的建章宫……这些名闻古今的古代建筑，在史籍上早就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秦汉时代的建筑，是被誉为中国建筑艺术发展史上的成年时期的。在北方，有文献和遗迹历历可征；但南方的情形怎样，过去还比较难以解答。旧唐书宋璟传说：“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患，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这段记载，一直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唐代以前广州地区还是蛮烟瘴雨，伐草诛茅；谁也不会想象到广州居住方面的物质文化实况，远在汉代就已达达到中原的水平，而且在建筑艺术上更形成其特出的地方风格。几年来广州的出土文物，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真材实料。

广州几年来，清理了几百座汉墓，发现古建筑“明器”二百多件，属于两汉时期的陶屋有五十多间。这样一份丰富的古建筑模型，是研究广东地方物质文化发展史和继承古建筑艺术传统的极可贵的资料。这一批实物模型包括当时的一般住宅与豪門府第，全部都已使用砖、瓦作构件，这样就推翻了广州自唐中叶始有瓦屋的说法。这批陶屋是种类繁多的，有“簷門圭竇”（曲尺形的平房民居）；有“重楼迭



图 8

閣”（宮觀式的門豪府第）；更有表現南方特色的干欄式樓房。

現在首先談談“干欄”：這種形式發現最多，它的特点是用相當高的基牆把一座房子架高，用梯上落。據北史記載：“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叫做“干欄”。這是說當時南方

少數民族的原始式的“干欄”。唐書記載說：當時“戶四千余，多瘡痍。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就是說明干欄式的房屋設計是為了適應地理環境，避免災害，保證安全的。這正適合於山區和水鄉的居住環境。在我國西南的兄弟民族地區和亞熱帶低濕的水鄉地域，現在還可見到它的遺留與影響。這種特殊的建築形式，在北方出土的房屋明器中也還沒有發現過；而廣州發現的卻特別多，其中有一座還完整地保留一把梯子，正是“人樓居，梯而上”的真實印記（見附圖 8）。這些廣州漢代“干欄”式的房子，已用磚瓦木構，比之“依樹積木”或架木蓋茅的結構已進步多了。這種進步的“干欄式”房屋模型的發現，不獨在研究我國古建築藝術的發展上很有價值，對研究我國民族文化的发展歷史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有一種曲尺形的平房：建築面積是□形，虛綫的一角是一堵短牆圍起來的小小院落，這種房子除了一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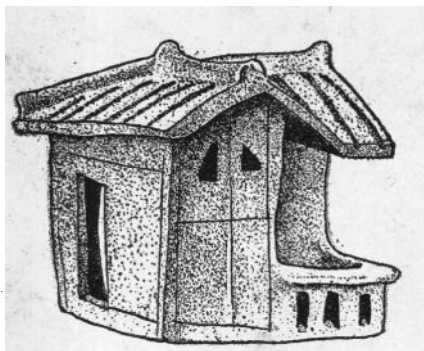


图9

口之外，有的还开上一个圭形的小窗，一看便知是“簞門圭竇”的寒門小戶人家；有的就連一个簡單的窗子也沒有，很象广东过去一些乡村里的泥牆小屋。一角小院落就是飼养家畜

的地方（见附图9），与豪門富戶的园林庭院是不同的。这样簡陋的民居平房，設計的特点是經濟而实用，以后許多活泼多样的三合院、四合院的舒适民居，和成熟了的重樓叠閣的宮庭建筑，不正是从这样一些比較簡單然而却是經濟实用的民居发展起来的嗎。

从茅茨土阶到砖牆瓦頂，从“簞門圭竇”到“重樓叠閣”，这說明劳动人民的智慧創造不断发展；但这些成果在封建社会中却为統治人民的王侯貴族所享受。在广州汉墓出土的房屋明器中，有好多座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模型，正是当时豪門府第的縮影。請看附图10的一座宮观式的楼房吧：它是在三合院平房这样的基础上向上发展起来的。楼高三层，結構有重簷、阿閣、斗拱、窗櫺。这些实用与美观相結合的建筑艺术，不独使房屋美化而且也增加了它的保固与使用的效能。我們讀汉詩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結綺窗（注1），阿閣三重阶”（注2）的描写，是不容易体会的，只靠前人的注释也印象模糊；现在对着这座标本，就亲切地体会到汉代詩人的描繪的真实。这些豪門第宅，在

汉代的广州已为地方权贵所享用了。当日赵佗雄据嶺南的“南越”时期和递入两汉四百年期间，广州表现在建筑艺术上的物质文化已达到媲美中原的水平，并非如某些人想象那么落后的呢。

另外，从一些贵族的汉代墓葬中，发现一种城堡式的建筑模型，看来很别致。（过去在广州的私人考古团体发掘古墓时也曾发现过一座类似这种样式的东西，他们释为“蕃坊”，是没有根据的。）附图11是其中的一座。它的整个轮廓就象一座方城，四角有角楼，正门上有门楼，表现出高昂肃穆。墙头四周有长排的疏窗，看来一如城头雉堞。这座建筑物，前后有两个大门口，门口都有持戟的武士担任守卫。真令人有“侯门似海，拱卫森严”的感觉。从大门口进去，里面左右对列着两幢楼房。中间一条通道和前后两个城门连贯起来，就象一个小城的中轴街道干綫一样。那两幢楼房，上盖都是四簷滴水，外墙开上疏窗或雕刻上斜方格的图案装饰。其中一幢楼房，楼梯设在屋外，上楼的人不必经过楼下的屋内。房屋里面都有主人和侍从（陶俑）的形象，有人凭几端坐，有人奔走趋承。一看就知道前者是不劳而获、高高在上的剥削阶级。他们和住在窳门圭竇中舂米养猪的平民（或奴仆）的对比真是鲜明。

保存在广州地面上的古建筑，在一千年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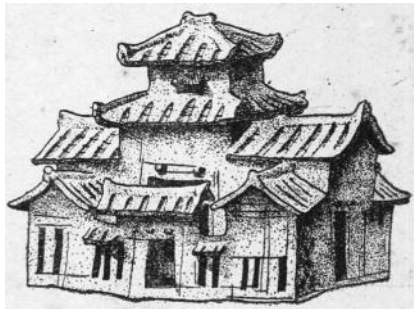


图10

上的已如鳳毛麟角，再数上一点就連遺址也难寻找。现在竟发现这大批汉代建筑模型，不独数量可观，而且多式多样，内容丰富。比之残缺的地上古建筑遺址，在研究上是有更完整的参考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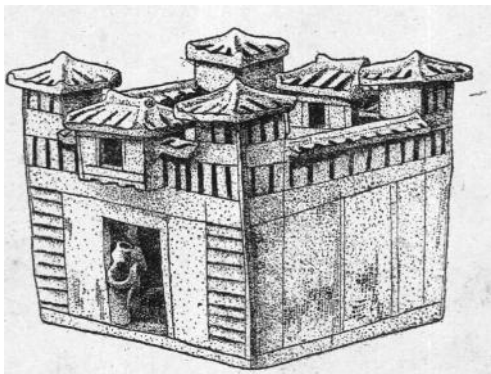


图11

注1：疏，是雕通；綺，是紋。这句詩是形容房子上所开的窗，象雕通的絲織品上的图案花紋一样。

注2：阿，是檐注；四簷滴水，謂之四阿。阿有四閣，謂之阶閣。阶，就是上落的階級或阶梯。如果是三重楼，便有三重阶梯了。

“土到三和坚似石”

一九五七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市郊（河南简家崗）发现过三座宋墓和一座元墓，前者的碑文刻有：“維皇宋咸淳二年岁次丙寅十二月”（一二六六年）；后者的碑文刻有：“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墓的样子和广州大北桂花崗的回教坟墓很相似。驟然望去，很象一具石棺放置在山地上。仔細辨認，所见石棺原来不是用石头作料，而是用石灰制成的几件石板形的东西結砌而成。这些灰板，坚如白石，虽经历了六、七百年，却没有半点风化剝蝕的迹象。这些用混凝土制成的石板的发现，使我們联想到古文献上記載的“三和土”。而这些灰石板可能正是依“三和土”的方法制成。现在談談古代制造“三和土”的方法，也許这种古代的建筑配料方法可以供今天的基本建設参考。

我国营造上的版筑术和舂灰之法，本来很早就已发明。后来，由于儒家提倡孝道，“事死如事生”的思想影响很深，宋代以后，更力求坟墓营造的坚致，因此筑制混凝土的方法，精益求精。在明代王文祿所著的“葬度”一書中，談到和灰筑墓的方法道：“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湖沙，曰三和土。……石灰火化，糯米水煮合筑之，久久复还原性，結成完石。予筑二亲槨，用糯米粥，純石灰。唐一庵曰：湖州山中有寫樟树，取皮叶搗爛，水浸取汁，甚粘，胜糯米也。陈圻师鳳（著名的泥水师傅陈鳳——笔者）曰：

古法得土而粘，得沙而实。予曰：用沙不燥裂耳，非特御斧凿也。凡槌以三和土为得中制。”又述筑灰方法道：“和灰須干湿均停，搏之成块，撒之成灰。若太湿則粘杵难筑，太干則燥散不坚。凡鋪二寸余厚，筑之一分，漸漸筑起。人力須齐，不可停歇，以鏗鏘有声，錐釘不入为妙。”又談到取汁之法道：“糯米舂白，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冰。……若窩樟树价优輕，擣皮叶，水浸之，汁自出。其汁，一絲墮地，尽瀉出也。……凡作灰隔，不可不求此树。”由劳动人民积累經驗所創造的三和土，确是“錐釘不入”“結成完石”。我們曾取簡家崗宋墓的灰壁碎块来检看，里面是一层层的，有如一塊九层糕一样，与“葬度”所說“漸漸筑起的方法”可相參証。

三和土的混凝方法，一直流传下来，听老輩泥水工匠說，广东和灰之法，过去是用糖水来煉灰的。常見广东的祠庙和大屋的庭阶，就是用“三和土”筑的，俗称“灰沙地堂”，也确是色如真石，其坚致的程度，不減洋灰。清代陈坤曾記述他的所见：潮州民居“用蜃灰（蚝壳燒灰）和沙土筑牆，謂之三和土，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颶风烈火，牆垣亦无崩塌。”灰筑的特点就是要快，不宜停歇，如停歇，則先后施搏灰土不連，因此施工时既要迅速，又宜于众力齐作，一人單干是不頂事的。因此他有一首詩这样說：“土到三和坚似石，可知众志竟成城。”自外国洋灰传入以后，这种經濟耐用的“三和土”是漸漸不为人們所注意了，可是在大跃进的今天，建設要求多快好省，现在重新介紹这个老經驗，也許会使我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